

士



詩經主意默雷六卷

漢陽

李若愚

愚公

定

豫章

何大倫

元士

著

大雅大意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宗廟用之朝廷者也。故多受  
釐陳戒之詞。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  
明。自文王在上。至文王有聲。多武王成王時詩。自生民至卷  
阿。則成王時或成王以後詩。是之謂正雅。自民亦勞止。至桑  
柔。則厲王時詩。自雲漢至末。則又宣王時詩。是之謂變雅。然



咏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矣。

文王全章

**首趣**通詩見文王之以德受命。而後王當修德以保命。首節文王以顯德膺新命。下文云。亶丕令聞。云穆丕緝熙。敬止。皆是言其顯德也。云陳錫及其子孫。臣庶之皆顯。云絕商家之子孫。臣庶以歸周。皆是言其新命也。而云修德。云配命。云宣昭。義問。云儀刑。皆是法文王之顯德。云自求多福。云萬邦作孚。皆是保文王之新命也。

**德義儀刑**文王是通詩結脈處。而第四章穆丕二句。則文王之德之寔也。篇中反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慘。以念祖為言。叮嚀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成王曰。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蓋深得此詩之旨。

**語脉**開勅之君。功業所以裕浚者。蓋福澤之足庇。亦至德之可師。兩者相輔而行。是以垂于永世。而無窮。故王今日不可忘先人之澤。忘先人之澤。則無本。不可以恃先人之澤。恃先人

之澤。則無志。我周之興。始自文王。夫以開物成務之姿。主濟  
世安民之業。生為上聖。沒為明神。凡周之所以顯與周之所  
以王。皆其德為之也。皆此在帝左右之神庇而為之也。天下  
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報亦售于久。自行  
不可久之道者。其報亦售于不久。如文王之壺。不己宜有  
浚者也。如文王之匡。不己宜有浚者也。蓋及物深  
而維係固。自非一世二世之業。此則入道之必至。鬱積厚而  
不應隆。當有俾昌俾熾之機。此則實理之自然也。若夫至德  
之要。則固可知已。人君承天治人。不可不有所畏。人君一日

萬机。不可不知所謹。然則敬也者。德之聚也。惟其修之。德  
蓄之深。行之久。而用之密。此所以堅固神明。沒而不朽也。此  
所以全聞不志也。此所以附疏屬遠。能有非己之民也。王者  
必博觀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止一姓。商周之際。得失之  
間。可無念哉。可無鑒哉。夫言事者。必立其驗。舉理者。必明其  
據。入或謂勤修之。不如逸豫。道德之。不如辟淫。則胡不以見  
迹徵之也。無德則亡。有德則興。此見迹之著明者也。夫往古  
者。所以知來前事者。所以師法。入或謂未然之難知。懸測之  
不驗。則天胡不以故轍按之也。殷路于前。周起于後。此已然

之明效者也。親于成事。勉于浚修。多福之致。萬邦之享。日可俟耳。靜觀衰益之理。莫不相輔。作德者。苦心莫思。天固當有以償也。致多福享萬邦者。所以為償也。永思反復之札。莫不相報。作德者。安人利物。勢固宜有以浚也。享多福享萬邦者。所以為浚也。不然富貴何常。忽則易人。猷猷之子孫。或在廟廊矣。廟廊之子孫。或在猷猷矣。先人之德。澤宜永。而我章緘德。以損其實。而降其分。不亦愧在天之灵也哉。

首章

首極是通詩發端語。顯德受命。詳見下四節。首四句以德受命。

大意已露。下四句以詠嘆足之。於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勿露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正是昭。不時正是新。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生前為德。死后為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違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命豈不時。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嘆語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耳。如云。爾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着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迺下章疊上精。

神矣。陟降二字連看。陟降左右。正是文德與天合一處。

二章

首章。壺。即勉強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暗合下緝。照敬止意。德不已。聞亦不已。正是文王德顯處。此處且虛說。即四章敬之所發皇也。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所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哉周。正指後之有天下者而言。陳錫須根壺。來。蓋周公告王。欲其着力修德。非但求之窮實恍惚而已。以下六句。總是一個陳錫須重講福。文王福孫子。正以報文王也。照後命不于常。如何保得百世。

只就文王不顯亦以德之顯言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是隱。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儔。下文翼亂者是也。顯世要從輔佐本支來。

三章

首章。通章。是允周之士。兩句意。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不顯。指後人言。厥猷。即指周士當日言。允謀。王斷國內順外威。皆猷也。翼。勉敬謂其以翼之心去謀事也。勉。即壺。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生此二句。亦見天命之有在。聖化造就。意輕。惟有

此翼王之敵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禎以  
寧作寧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  
子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文王得人之感不甚重只是闡  
明周士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  
文王與周士不分而休錫子孫與臣庶不分而事下章呼王  
之蓋臣正是復闕語

四章

肯趨穆，二句。是文德寔際應提出為一篇綱領。穆，非德容  
也。正指其德也。允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

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敬  
休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壹  
是也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浚王  
以之永命皆係于此緝以法天之健熙以配天之明發意方  
得受命闕竅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  
來照出天命耳假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  
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所在也商之  
孫子四句正見命集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婁慤  
上德字侯字正相應要見中間非無智能謀勇能抗者而上

帝既命。德萬一心。維有歸服而已。服事也。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則重在商。

五章

旨趣。侯服于周。句。疊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則在商。正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之意。合商孫而舉殷士。諱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敏以應接之疾言。黼裳殷周所同。皐冠殷制所獨。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醒。故呼蓋臣而動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机。顯然在目。可恨而不

可恃。非止欲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王之蓋臣四字。一一可味。

六章

旨趣。首句。繫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脉。直杵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虛含自修。此則點彼念之切寔處耳。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聿修一段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註中兩自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壺。緝熙心法。天付之為命。人受之為德。寔一理耳。永言是心口常念及之。謂所謂



念茲在茲也。求福即在配命中。德曰自修命曰自配。故福  
也。曰自求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叔。若乃祖可恃則如  
商先配帝之德。子孫何緣至此。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說  
到子孫。虞亡益見。稟之不易。與靡常相應。

七章

旨趣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是法文王即天。德是天  
與文王為一意。層層剔出。過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宣昭  
義問。正修德配命。虞文王之令聞不已。本臺之穆之而來也。  
後王之宣昭義問。本修德永命而來也。古人論名正其論寔

處有虞殷自天不屬監殷上說語意連下。非遂以上天之事  
為與亡之事也。若只以度與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蓋殷  
之所以廢所以與天之載也。度殷之事于天。豈有舍其所享  
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誰  
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文  
王矣。儀刑法文。即法天也。作享人心即天命也。若謂以天之  
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儀刑二句。不是另起一頭。  
只歸結上文勤懇叮嚀之意。作享二字聯讀。與作偽反照。看  
即莫敢不用情也。

大明全章

肯趣

通章以明之赫之暨倒維王而以會朝清明與明之相呼

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之命相貫通。首章已揭出本肯下文。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之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响。影與首二句恰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文之昭事寔始基之。故詩序云。語脉大凡滯于可信者非。天之所以操命委於不可信者非君之所以造命要惟兢之修德。因其不可信以終歸于可信若

我文武是已。蓋嘗審於天人上下之際。而知非天之命不可信也。君之德不可信也。苟有明之德。即有赫之命。商周之故。可明睹者。夫我周之命。基于文成于武。舉殷遠之四方。揆而有之。非以明之德乎哉。明之醞釀也。非止一身文之父王季而毋太任也。武之父文王而毋太姒也。其所從來遠也。明之積累也。非僅一世文以開之於先也。武以嗣之於後也。其所緝熙深也。故文之明主于敬而為翼。武之明主于和而為燮。伐是明之。又明貞于念慮矣。文之明為昭事而碩謚皆天武之明為保佑而啟翼皆天是明之。又明微于事境矣。文

之明以方國為量。而不回受之武之。明以天下為宥。而伐商  
微之。是明之又明。圓滿于世宙矣。蓋至是而命之于我周也。  
非第監之于夏。命之于京。而直臨之於女。即如臨之衆。無不  
信之。而曰無貳尔心為。而謂天果難謀哉。王果不易哉。不然  
殷商之旅。非寡弱也。牧野之陳。煌々彭々。非全足憑也。而何  
以鷹揚一涼。肆伐一張。而崇朝而清明。即所謂明在下。赫  
赫在上。紂不得扶四方。而有之者。其始終之局如此。通知奪  
彼予此。天命果不可信也。不可信則其叔尊。而令人主不敢  
玩為承。去昏就明。天子德又未始不可信也。可信則其道公。

而令人主不敢急于修噫。周公之戒嚴矣。

首章

首

明之者。而又明也。若非念頭上打疊純淨。此請世安民之  
心。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真永清之列。少有  
不明。命便不得常赫矣。念々。悉明在。上。普明世。常明是曰  
明。了。介。之分數。如其德之分數。赫々與明。應難愧。以天命  
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維王承。維愧說。  
維字。喚。緊。是。明德為難。非。況。在。君。位。上。說。也。天。位。字。  
是。虛。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曰。天。位。則。非。若。分。茅。作。土。無。以

握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人終無以獻天下之心。使使字說出成天者天使之也。天有權而人主不得專其权。則難忱不易可知矣。

二章

**肯趣** 進本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何以先仲任而及王季。上言天位殷適。仲任自殷商來。故承說之耳。就父家曰嬪。就夫家曰嬪。乃及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太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以取之也。王季為君在

生文王后語。須斟酌。不宜即以明類長君言。

三章

**肯趣** 正言文王之德。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体之歛藏。細密處。翼之是本体如此。不着工夫。昭事上帝。就平常奉帝。則以周旋言。即頌明命意。小心翼之。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此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出此。天與人歸。是直下相承。事德見聖德之感。非必即以受方國為受命也。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文曰聿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嘿之招。揀憐之眷。頤意。觀其懷多福。受

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體何等小。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

四章

昔趣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此在下二字。與首章明。在下二字相應。命集直。須透末章伐商之命來。蓋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玆不昌。何以承命。配不定。何以昌。玆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有子也。初載非初生。乃

幼時耳。合由天作。最重。兩在字却輕。然亦見天意有在。主以天意。統以地。非偶然而已。天命必有所厭。乃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五章

昔趣視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天矣。而大如配。以幽閑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倒叙法也。三句直遞下言。以納采之文。安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為梁以迎之。鄭氏

曰。欲其昭示後世。敬婚禮也。不顯其光。就以此聖德成此嘉禮。自此發祥無窮。上說。

六章

首趣

有命三句

有命自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周京不重王

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子此命之耳。續女二句。即文王初載。

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如為之婦。故曰續篤字。全是縱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特安全。右者啓思。聖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兵者陰謀險道也。而曰燮。順天應又故也。易曰行險而順。燮訓和其文。燮三火。取和光之象。照

章首明。字及純熙。用介以綏萬邦。意者方得其解。順天命。猶未盡此三句。正武王受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得燮伐大商一句。

七章

首趣

矢于牧野。兼商周之師說。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

虛而氣寔。與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帝臨汝二句。正衆

心興起之見乎。詞者。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心。而人自贊決如此。其

競勸可見矣。上帝臨汝。根有集之命。來言天眷周德。而命

已在汝矣。二心如碩名義。量衆寡。慮勝負。皆是允此。苛暴白心事語。皆詩人設為師衆之詞。非寔語也。

八章

肯趣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師之強。俱在。一片人心上。看出。只間。叙伐商景象如此。宜輕遞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煌。彭。以氣勢言。即侯與之意。鷹揚。要見義氣凜烈。直欲夷大難。以快人心意。涼。依漢書作亮。書曰。宣亮天工。涼武王。謂統率師衆以佐助之也。故師衆感不。可與將帥賢平者。肆字。是人心用奮。非武王縱之也。曰變。

伐。復曰肆伐。變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拯世。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故下會朝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挾四方的結果。

縣全章

肯趣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說起文王之德。蓋此詩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積功累仁。歷上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詒謀之遠。亦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末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体相成大業。時說却。

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地步。詩意殊不然。全詩提起首句。總比次第。疊下。而于太王獨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也。初生。厥生。正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化虞芮。有興起之勢矣。故曰。文王厥敷生。以終厥底之比。而篇末揭出四臣見興王。唯一世之事。非一人之為也。

**語脉**甚。批明夷之藉為力也。當用晦之候。籌明昭之策。免積之以至于豐之日。則大矣。然而經營之劬。非一人一世也。請言十五王以前之事。今之豐鎬。昔之漆沮也。夫周自帝嚳以

來。逶迤至思戡之主。不絕如綫。蓋民再生矣。國未造也。恤哉。戒古公雖皇矣之帝業已著。增立配。猶必逞之德。嚳以漆沮爭此土也。順宣廬處之地。弗保鍾虡。何暇朝冠帶之倫乎。而無何。戒公其志。瘁其思遠也。棄故壤而畧新都。岐山之原。王氣寔鍾。蓋姜女預焉。而神人俞之矣。自今而觀。岐洵天作也哉。不逞狄人。政假之以速。換飛耳而亦聞。暴露崎嶇。否公于民事。蓋周于未有室家時。而若夫此日宗祧。異時戎行。則皆辛渠之迭。初也。意此興王之君。豈避敵之主也。願猶韜我。國容。畜民鋒。而未輕為難。屈乎龍虺之伸。際衣期而始誅。



林示之夷。首迅自掃跡。天下訟獄者。輒而趾于文王之庭。厥  
生大哉。然文王深自震動。其惴惴。欲解六州之去已也。與去  
幽情形。悅不殊也。當時傳其事者。以文有四隣。寔共羽之。亦  
安能退而不王乎。而予每低徊之。可以臚而舉也。然則漆沮  
之種。柞楸之蕃。無足祖是孫生。未有斯之綿也。無是祖是孫  
憂懼不寧之思。生亦未有斯之大也。今宮中府中。不甚遠遜。  
王但洋洋。與臨之。胡弗念漆沮數傳也。觀我生王其知之。

首章

首章首句只渾。設喻發端。重在衣之大。始于礎。比唐之盛。始

篇首只四字。比盡一篇。又是。一法。

于微由文王上。邇遷岐。以及未遷時。真有綿。意象不可保。  
先小後大。註脚倒了。交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之微也。  
綿。二字宜玩。維綿。不絕。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  
多少。盤根錯節。秋寔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夷一統。天  
命維新。又孰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哉。厥初生民。  
時維姜姬周民之始生也。不甯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  
也。由其中微而渡。振若初生者。然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  
竄于戎狄時說。故曰初生陶復。穴是三件。窰之連者。曰渡。土  
室連窰窰者。曰穴。自民居言。沮漆間習俗如此。延至太王猶

相仍未改也。家室無民居。下文廟社宮室等包在內。此章古  
公自公劉推及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也。下文始正言古公  
之事。

二章

**吉趣** 來朝走馬。要見大王保國安民之心。畧帶民逆意來朝者。  
據其時而言。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遷  
岐。全是為民走馬。胥宇不作倉皇。周章氣象。胥宇是大槩  
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主己之室家說。爰及  
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

**碎義**

此兩章古公略地卜宅精神風采。雖間闕險阻之中。無苟且  
圖存之意。如此。此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辦大  
關係。

三章

**吉趣**

周原膺。緊承胥宇來。莖有二種。內則所云莖。莖粉榆。來

之美者。非如註所云烏頭也。茶是苦菜。言土地饒沃。不問菜  
之甘苦。皆如飴也。此主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地脉之美。潤  
于草木。故莖茶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為風氣之萃。而可都也。  
書曰汝則有大疑謀。沒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爰謀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

止句。兼承王地美好。人神協謀說來。築室包下四章在內。

四章

旨趣

允言迺者。繼事之詞。慰正左右。是居民疆理宣詠。是授田。  
末二句。緊頂上說。慰者。慰其遷之勞。正者。居以便安之慶。  
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正事。要見都邑。雖改。  
安堵如故。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樹菽不失厥土之宜。  
則地可宣。畎。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宣。畝者。隨居而田。  
以服田。荼也。要見舊荼。雖移丘甸如故。執事。執安養之事。  
也。重在周字。見民事無一之不經理也。下章乃召乃立。數乃

字俱承此。遞去先民事。而次宗廟。又次及宮室門社。此經綸  
之次第也。

五章

旨趣

乃召司空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冒。未便指定立廟  
其絕以下文。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致  
衮庶令徒。後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只授以營建之規畫。亦有  
命以先治其急意。其絕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  
版築。則束板自下而上。加承載然。易卦萃。渙皆以王假有  
廟。為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

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太王知此義矣。只說作廟而堂寢昭穆俱在其中。須知引繩束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百堵。從築牆說起。猶此節之不言棟梁削也。

六章

旨趣 陬。盛土之人。衆也。薨。投土之聲。衆也。百堵。謂所治非一室而群力一集。垣牆並舉也。興。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蔡鼓弗勝。周禮地官鼓人以蔡役事。注云。蔡者緩也。以役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蔡。所謂節者。如時可以食則擊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

以止之也。今民自勸工。故鼓聲節之不止。此句只就棟梁。削時見得。

七章

旨趣 臬門。宮室之郭門。明最在外。故曰臬應門。宮室之正門。居中應治。故曰應。當時百度草創。非必其舊制也。三立字俱有創始意見。與始之未有室家不同耳。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戎醜攸行。言他日有大事。欲動衆則舉宜祭于此而後出也。門社之立。總要見制度一新。規模宏遠。意。

八章

旨趣。此前五章俱是脫西戎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阜生靈。肇基王跡。政所謂自修之寔。而聞所由起也。肆字緊承上說。但不墮厥問。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大約如上。文盡仁民孝祖之務。主內順外威之規。駁上已有聲聞矣。柝棧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德業。在文之先。還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總無滲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效順國勢改觀。正由世德薰蒸以致如此。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暇。他謀極寫。

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愠相應。

九章

旨趣

虞芮質成。閔文王德感最大。不須蒙昆夷既服說質成者。

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蹶生不專指虞芮。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氣象頓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然予則曰。疏附云。有與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猶不可無佐命之臣。成功如此。不易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助非受命之臣。然于多助益見。蹶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也。疏。

源生。氣象耳。

進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譽。若置郵傳命。然曰奔奏。敵未來而折其氣。突至而折其鋒。曰禦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予曰二字。須貼出。詩人揚屬語脉。

棧樸全章

旨趣。各開看。勿將末二章作推原語脉。通詩重咏文德。而所云濟。勉。原不露出。德之寔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文德在勉。上看。出濟。止。勉。上所流露。而壽考。

則盛德中久道也

首章

旨趣。物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歸。薪。榘二字。與左右二字。相應。薪用之。今日榘用之。他日根。芘。來。濟。與芘。相應。就。臣民趨附。看左右字。宜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趨之的。影子。見無往而不得。人也不可便認。趨文王者。只有此兩項人。

碎義

濟。訓作容貌之美。然則左右之趣。謂悅其容貌乎。然又

詩經

大雅

卷

雜說濟，即是德也。予思濟，字宜。自左右言，謂濟，然附  
辟王之左右者，皆以文王為趣嚮也。

二三章

**肯趣**

濟，之，之，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  
不同。奉璋云者，辟王既執圭瓚以行，正裸諸士各執璋瓚以  
助之。亞裸也。戎，就奉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莊，在上者宜者。  
宜此奉璋之職也。有與濟，相匹意。此重在文王能濟髦士。  
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涇舟象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執。  
強六師趨文，之，是中心悅而誠服。于邁不專指征伐，凡

行則師從，進及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語脉**

試設為辟王之啓行，而試設為承祀時之有髦士，而試設為  
啟行時之有六師濟，者辟王即奉璋者髦士，即何以容我  
戎而職攸宜，即意者對天則有昭事之翼，對親則有宗工之  
惠。此是揖髦士歟，髦士烏乎知，今日之祀者辟王也。不自  
覺其駿奔之欲前而已矣。渾然者涇舟，即禱之者蒸徒，即不  
且王子邁而六師及，即意者朝會則有服事之悅，征伐則有  
詢仇之義。此是聳六師歟，六師亦烏乎知，今日之邁者辟

王也。不自覺其竭蹶之恐。後而已矣。

四章

旨趣

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與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亦久。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着手東方之箕尾。後于南方之天稜。此雲漢為章也。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他。若說人化。則是上文入歸矣。但要如此德盛自然。不十分着力。碎義周王壽考句。亦要寓德意言久。於其道而精神常與天下相振作于無窮也。故曰。題不作又。

五章

旨趣

與意重至字。進緣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即是網紀之至。勿將勉。網紀分作兩層。即此純亦不已之本。俾便有維係一世之精神。無工夫亦不必兼行政。金玉有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此二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間隔于宇宙。壽考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于此而網紀于彼矣。

語脉

逝來不朽之功。化。悉聖人不朽之心。精所留也。但極不穩乎哀妙。亦豈能靈獨擅于殊絕。則天人之巧會。處可微按也。彼雲漢誠天章矣。然物各有物之大也。而物更有物之章也。



章乎其殆與相而並重者乎。有此相即有此章。追緣尚遺餘  
力乎。無此章不成此相。金玉自棄其美乎。而况我勉王之王  
也。夫天下雖遜統于聖心。則可以聚也。天下雖清析于聖心。則  
又可以分也。適觀厥成。歌來同者四十國。則四方之綱也。微  
網乎四方者。孰挈巨絃使之張也。父母孔迓。追受命者三千  
人。則四方之紀也。微紀乎四方者。孰疏細流而使之理也。則  
我王之勉。安可少哉。

早麓全章

肯綮重首章豈弟二字化人格神。提是借來形容元天地間福

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洪範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也。總以咏歌文德為主。

語脉

大凡福不可以有心。要亦不可以無心致。惟夫一德潛享。

而天人幽冥。自致其應。乃可徵盛德之符矣。我君子豈有心  
於干祿者耶。然而豈弟尸其感。百祿徵其應。不以予奪之權  
聽之造物。而君子若操必得之數。不以豐嗇之柄委之遠然。  
而君子若懷多取之心。祿之得也。雖謂以豈弟十之可矣。何  
也。惟豈弟則無所不通也。試觀玉瓚黃流。其施受也。有抗焉。  
則未有君子承之於下。而有福祿降之于上。一豈弟之通於

天者爾矣。試觀鳶飛魚躍其鼓舞也。有托焉。則夫君子握化于上。而天下向化於下。一豈弟之通於人者爾矣。而猶未也。牲酒脩具。享祀豐潔。在君子止。為假廟之常。而溟溟昭既。式呈祥在鬼神。已極景福之介。又豈非豈弟之德。有隨品物以薦馨。而因享祀以告虔者耶。可見一豈弟也。在天為太和。在人為大順。在鬼神為吉祥。一氣流通于宇宙。而獨疑於有德之主。故一君子也。天助其順。人助其信。鬼神放其灵。百祥駢集于一人。而皆本於一德之字。謂之干祿豈弟。不亦信哉。

首章

首章 旱麓無意于榛楛。君子無意于福祿。以自然之理為興。培樓無松栢其氣薄也。旱麓不然。榛可以供邊。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草木望澤。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為君子干祿之比。豈弟二字。合看。兼內外說。脩和順之德。自應致和順之祥。是即干之以豈弟也。不必泥于字。

二章

首章 以麗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註中必字。要認降者自天而下也。

三章

肯趣以天淵與君子。以爲魚與人。以度躍與作。是倒與。體爲魚。適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机一也。全重豈弟。上雷霆一發。潛底震動。此之作未免動乎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于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此作人主人自感。字說與棧撲作人不同。

四章

肯趣此章以下。只是咏嘆不之詞。初無相承意。只緣無豈弟字。故傳曰。承上章耳。寔則伏在下章。牲酒不重。當帶德說古。

人奉牲以告。所謂設香。香無諛愿也。嘉栗肯酒。言其有嘉德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看。下言神勞。自平日言。

五章

肯趣作棧。惟瑟則煠者。資焉。與君子惟豈弟。則尚者。歸焉。尚字在介福上。一層春碩保受。使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天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六章

肯趣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例看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不專主神說。終不重福上說。正美其德也。回非邪也。正直之

操一有回轉即入于邪不可渡反

思齊全章

旨趣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古之人無數一語相盡二南之化始于宮幃字于祖考達于邦家首章是叙起法勿依序說便作主腦者

首章

旨趣文王性生之聖根本處自足而推本所生猶云生來有聖德如此齊字媚字並重即此便是肅雍張本言母及妻所謂稱人之善必及其師友古道也妃賢重嗣音上徽音即思齊

思媚之音兼言百勇正以驗德之盛亦原說到母道首章

專美太任以為文王之聖張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

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示法于婦能使

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

語脉

夫世德不闕者祥不遠內教不備者化不章我觀周道而

嘆先后文王之德之隆也由前言之則齊莊之大任寔惟文

母為乃及王季唯君子之攸行其我周姜亶婦順之明序自

其在有禮也而可以道敬為自其媚所尊也而可以作睦為

故自摯仲來歸太任有身而肅雍緝熙之先徽柔懿恭之度

其教已胎于此矣。吾是以明天之萬生文祖而為貴其祥者。如此也。嗣時厥後則窈窕之太妃載紹前休矣。勤儉專靜則萬軍卷耳之思慈惠周容有樛木螽斯之咏是以和氣致祥而明兆厥祚麟趾錫美而有百其昌。於是武王饋我諸姬競燕而陳蔡衛霍之昭卨雍曹滕之穆我周太啟于此矣。吾是以明天之多助文祖而為作之合者如此也。

二章

**昔趣** 此尚未寔說出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是平日所行繩武追孝嘿順宗公之意不主祭時說子孫顛覆厥德

祖宗憾之為怨子孫愚昧不肯祖宗痛惜之為恫刑于三旬不重有序重無人不化意閨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儀之纖毫無愧隱微之間若有嚴刑在側者然御是相接之意人君以一國為家故曰家邦。此節極有意神之恻惻微而難知者也。曰恻惻惻惻非仁孝通于冥漠不能恒言家難而國易使毫厘有愧于隱微寡妻未易刑也。况兄弟與家邦乎。略舉二端而幽明之理盡是矣。俱重文王身上。

**語脉** 宗公所以治文王者曰家曰邦。宗公所為詔文王以家而令之教國者曰寡妻曰兄弟。人以為操惟我縱惟我直御之。

而已也。不知其式于身。不式于令。非刑之不聽矣。蓋刑者法也。有規可按。有繩可徙。聖人著之為教。不溺于情愛狎昵之私。刑者表也。在物為則。在天為經。聖人達如其常。亦豈開夫刑名刻數之祖哉。

三四五章

**奇趣**通節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復言肅。雖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西亦字上見不顯。是心境幽獨。處臨以天之是未章無數詩說監觀言無射。是心幾融洽。處保以如有存。言不顯。句是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珍而認。作德見于事。亦不必推原到性。天德之妙。妙于純。有德不受。人損亦不待。又益耳。烈假。即指德之光輝盛大。不指聲譽說。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不諫。要着得活。蓋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學古有獲。泛諫則聖。硬非性生。故不專藉于此。末章又承上說來。雖言純德之作。又意寔因作人之盛。益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是已成的。有造是終務。修德的金。進玉琢之章。圓四方。于綱紀。為飛魚躍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數也。譽即德造之。

言終身言  
譽末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

**語脉**。蓋文德藏于不顯。無可以擬諸形容。而肅雍盡徽懿之度。則在宮在廟。隨在而流其光。文德貞於不已。無可以見其端。特而靡保。盡統業之心。則不顯無射。隨時而恒其運。此所謂聖人之德性之也。性盡而欲損之益之不可得也。故不特烈假無所瑕。而其合于法度。避于精粹者。初非有加於本体。性盡而欲自外損之。自外益之不可得也。故不特戎疾無所累。而允古訓之。岳諫諍之。益不能少助其毫末。蓋性足於己。無待於人。故自外入者。德有所不受。而性成于己。白及於人。故

由中達者。化有所必行。以今成人。則有德焉。小子則有造焉。騰茂蜚英。皆民譽也。束修勵行。皆國華也。而非多士之能自致也。彼夫雍之肅王之範。不以始隆。不以終替者。有以默林多士之規刑。而亦臨亦臨之心。不以操存。不以舍亡者。有以潛渥斯文之舍脉。則古之人無數致然哉。故惟聖人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

皇矣全章

**音趣**

此叙太王季文王受命之事。皆是本于明德。通章以明德為主。於文王曰帝遷明德。於文王曰予懷明德。於季王曰

其德克明。而原于帝度。是皆其德之通于天也。然所謂明德者。德不外安民。文王無畔援。歆羨不夏。華知識。雖自心体之。純潔言然。伐衮。非畔援。歆羨。伐崇。非夏華。知識。德歸于與天。下相安。此之謂明德。此之謂善承帝命。

**語脉**

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徭婉至。不露嫌疑。形相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後賢明。帝省二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謂文王四

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意。周家王業。机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為古公諱。剪商之迹。獨於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

**碎義**

太王遷岐。疑于畏敵。不知眷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萬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首章



音趣臨下有赫含下面監字完度字頌字在內且虛說還未說到福善禍淫上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個立君意了維此八句頂求民莫說大意言上天求莫之心既不獲于二國又不得于四國細詳審遲久其意而屬之周如此不獲謂所行之政不得其莫民之心完是尋覓此人度者審擇其孰祿也尚未着太王說者字當得字看是上帝所欲得之以莫民者反復數語總歸重末二句

語脉

夫天之立君非以天下私之也將責之以安天下之民也維我太王之遷岐也非天之所啟乎蓋天之為民甚厚也夫

既求之二國而不得其人于是求之四國而莫得其人苟其能繼二國而安天下也則將遷二國之天下而與之益其所統而地日以拓無愛於封邑之饒也闢其所居而地日以廣無靳於封國之富也若我太王之德則天之所欲致者其人也天之所欲厚者亦其人也於是乎瞻頌西王而錫之以岐焉是非棄乎夏商而私乎周也夏商之德衰而周之德足以尚之固宜祿周以岐也不然則繼夏商而安斯民者將誰之責耶信乎岐周之遷天與之也

二章

昔趣作屏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啟闢攘剔。是去無用而存  
 有用。非必太王自為之。而一段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此須  
 點出莫民大意。將柞械拔矣。四句參看。則此可直接串夷載  
 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王之真能奠民  
 不負帝心也。厥配句帶言與串夷句不。平以太王之賢無  
昆夷墟即于開國處見之  
 姜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天意耳。厥配之立。非特為胥宇而  
 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寔賴其  
 助。故又推本言之。  
 語脉太王之用此八者。籌熟久之。太王曰。吾地必實有可使上

腴者為。如此山之木不可植者。木之自伐者。百而當一。蔓木  
 其材可以為椎。可以為車。叢長比列。斧斤得入。為十而當一。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為百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蚕。可以  
 為弓。十而當一。芟冗成長。民得材焉。五而當一。是皆太王之明  
 德也。中國有聖。自此昆夷遠遜矣。而天心正未已也。天眷明  
 德。先以鍾其灵于山川。隨以隆其合于周室。故自其立之也。  
 而位內而理陰。當時串夷之患。其手足之疾耳。微厥配則根  
 本之地。必有屋其憂者。西顧之眷。恐在轉移間。未有專屬也。  
 秦蕪之患。其肢体之病耳。微厥配則脉理之虞。必有不。受其

益者與宅之錫恐在机裡間。未有定寄也。一遷之一立之適。值亨屯之期而發八百之祥。豈非天哉。

一章

**旨趣**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作邦即與宅之。命也。因心則友固。是言平日愛見。出於天性自然。寡矣。從事。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友之形跡而已。惟。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乃是此心絕無意。必無爾哉。其于天顯之愛。渾然流通。真是因心則友耳。則友。

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夫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薦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薦耳。受祿以繼先言。有四方以裕。後言。末句勿粘。文王字。

大。伯。聖。之。清。王。季。聖。之。任。

**語脉** 明德之主。雖遷而非以賢。嗣承之祿之受也。猶虞其喪也。

帝於治岐之後。而既作邦。又作對焉。天之所祿。即舍嫡立。少。夫豈有私。而季固非棄德不修者也。愛根於至性。無不友。之嫌。而亦無友之逸。慶薦於家邦。以受讓之愛。而益彰讓之。名雖至德如伯。而猶然錫之光也。德可知也。是用誕受天祿。

靡有隕墜。而其後遂有四方。則德之凝永遠矣。藉令以太伯當之。其光啟未必至。是天所以棄其兄。立其弟也。

四章

**旨趣**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埋之要也。此正全德所造。出不與顏音對看。德無玷缺。人自無遺議矣。度心。顏音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德音必本于明德。故承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明類長君。皆本諸身。未及徵諸庶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言其君臨岐周時為

帝度帝。即于。意。

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耳。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明。曰君慈和。編服曰順擇善而造之。曰比。徑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與注。可恭靡悔。即無歎之意。

**語脉**

主君之意已定。而非以盛德副之。祉之受也。猶虞其不克施乎。帝於陰陽之中。而既度其心焉。又類其音焉。天之所啓。即直聰彰聞。夫豈有私。而季果非缺德未備者也。以之經世。則智是有臨。無忝君師之寄。以之宜民。則和能附衆。克聯上

下之情。雖傳世至文王。而猶然靡有悔也。德可知也。是用膺受帝祉。寔克綿延。而其後遂施子孫。則德之隆。施遠矣。嗣後文王繼之。其承藉未必無因。天所以立其父及其子也。

五章

音趣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非有告戒之意。無然字。不着工夫。須善看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欲即畔。欲援。一意有欲。必有羨。四字要着入細。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欲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為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

援欲羨。便是岸。其机関甚捷。故曰先登。畔援欲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道岸矣。雖赫怒振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萬周祐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欲羨乎。

語脉

市恩雪恥。皆非聖人之心也。聖人唯於天之所欲伐者。伐之。他何私焉。夫文王畔援欲羨。忘矣。躬行天討。而密人作難。乃一日赫然震怒。械而號令。宣於中軍。羽書達于關外。則過祖宮者也。假使密而可寬其罪。其何以萬周祐焉。其何以對天下焉。且甚非上帝意也。故聖主之仁。施自晉。原不為輔車。

詩經卷六

相倚之秘。天下之捷。伐自神。並不必泥窮寇弗追之議。夫豈有畔。授款羨于其間哉。

六章

音趣

依字就心上說。應上怒字看。與不震不動同意。可怒而怒。

雖怒為安。正是無畔。授款羨光景。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

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陵阿在高崗上。

泉池在高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裁字不必泥。只是彼

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裁耳。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

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渭

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非有意據其形。使萬邦言諸侯

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

語脉。夫以密人侵阮疆。今且侵自阮疆矣。夫非無陵阿之可據

也。非無泉地之可守也。是舉也。文其肝食乎帝。是以謂之曰

怡。惡不悛。何可長也。織此朝食。告不王也。爾往剪其疆。王以

賜諸侯。當是時。次于涇。達乎高岡。軍中但知將軍令耳。豈關

西伯詔哉。則夫王何在。蓋依然在京也。高岡既已陟矣。而陵

阿而泉池。皆收之牧圍矣。不費斗糧。未頃一兵。未戰一士。未

絕一弦。而密不臘矣。獲罪于下民之主。方自悔無以對岐陽

之君目睹乎萬方之歸。名欲自附乎虞芮之列。宥之能度德也。固如是。

七章

昔趣此因文王有德而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不大四句。即是明德。德一句晦而不自用之意。闇乃為章穆。乃為熙。所以為明德。明德帝則。初非西物。聲色夏華。即是識知。勿泥注。又能寺字。聲者威聲。色者氣焰。夏者侈大。華者變。更不大。不長。乃詩人圓活之詞。非謂尚有些子。只不大不長也。知識正是大與長的根苗。與天則相反者。帝則必非必并聲色。夏

華而空之。只是知識不忘。則遂而之人。知識忘自順而之。天耳。四不字直說下。不須牽合。亦不必沈。帝道變化不窮。冥有則而不過。故稱帝則。枕方要看得大。崇侯助祭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其譜已也。同爾非徒一人。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此句較重。詢爾二句。伐國之援。鈞援二句。伐國之具。語脉。聖君之聲色愈消。強敵之毒痛轉熾。熙朝之夏華盡蠲。暴國之怙罪不悛。文欲宥之。天固不能宥之矣。仇方之詢也。兄弟之同也。元惡用殄。在此一舉。文固能達帝意。而不伐尔崇墉哉。

八章

旨趣上段三句不降之事。下段因壘以降之事。允此可謂聲色夏革矣。然奉天命。因人情。文王之不識。不知自如也。即此是帝則即此是順。致附是仁。所以則帝之春生。絕忽是義。所以則帝之秋肅。下四方句最重。正與莫民相縮。設之而不用。故開言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類表其罪于天。禡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為崇民。而其君若肯自新。為在赦例矣。無侮者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第言必攻也。仇尚負固也。忽即其也。忽焉之忽。無拂者以帝則順。而人心無不順也。

語脉王朝有討罪之義。而不逞之於悔禍之國。以為威。王師有撫順之仁。而不假之於怙罪之主。以為惠。故吾觀文之始。而臨兵於崇也。奉帝命而聲義。詎難一戰而滅之哉。而臨衝則開矣。崇墉則言矣。執訊獲醜之士。從容城下。而類禡以致其附焉。當其時。縮吾急疾。強陽之節。而詢仇之師。以為附仇。用逸之乎。不武。文曰亡地。而求存見福。而反行。雖愚必寤我且收之。而且全之。奈何使之決命于鋒接。而抱不悔之戮也。此夫勝人以心。而生人以死者也。兵用之以生天下。死而四方。其誰侮之。及既而頓兵於崇也。虎負固而拒討。頑可



緩兵而貸之哉。而臨衝則第々矣。崇墉則仇々矣。連々安々之衆。奮然肆兵而絕。忽以墟其國。為當其時。屬吾潰壘。決積之勢。而血食之斬。以為仇虎報。迄之乎。忽兵文。固曰。養亂以助虐。衛仇以滅義。雖生弗德。我且誅殘。而且過劉。奈何聽之。阻惡於堅城。而留天誅之寇也。此夫戮人於既死。而殄惡於劣惡者也。兵用之以殄天下惡。而四方其誰拂之哉。

雲臺全章

音趣。此是文王初建靈臺。辟雍而國人隨處致欣樂之情也。上二節樂臺池。而于民情物生上見其樂。下二節樂鐘鼓。而於辟

雍上見其樂。臺池而言物之盛者。以見其能有物也。辟雍而言聲之和者。以見其能作人也。

語脉

今之世何多靈也。靈之机不但民教之。而且物效之。器寫

之吾儕耳聞目見。為莫非靈所默致也。樂哉王也。自辟雍既建。而每于絃誦之餘。偶興游幸之思。則園沼皆靈境也。而臺更靈。何靈乎。爾以民攻而不日成也。勿亟而民子來也。謂之曰靈臺。真靈矣。乎臺靈矣。而園何不靈。園靈矣。而沼何不靈。園沼。靈矣。而園之飛走。沼之游泳。又何不靈。于鹿則濯。濯也。靈乎。鳥則駕。也。于魚則叔。而躍也。斯時也。王適在

為。惡。知。夫。物。之。靈。非。王。心。所。洒。而。布。乎。惡。知。夫。王。之。靈。非。物。  
性。所。訢。而。合。乎。靈。矣。哉。王。之。机。緘。不。金。革。而。營。矣。靈。矣。哉。王。  
之。神。情。得。金。革。而。益。營。矣。考。而。技。叩。而。鍾。鼓。合。靈。也。叩。鼓。  
而。宮。應。考。鍾。而。商。應。鍾。鼓。效。矣。也。喑。乎。選。聲。而。進。雍。乎。  
按。律。而。陳。矇。矇。也。獻。靈。也。於。倫。哉。鼓。鍾。乎。於。樂。哉。辟。雍。乎。吾。  
儕。庶。民。乘。子。來。之。暇。環。橋。門。而。觀。聽。者。且。見。飛。鳥。驚。聞。而。下。  
翔。遊。魚。潛。聽。而。仰。沫。也。一。何。靈。乎。何。必。辟。雍。之。勝。會。遂。減。靈。  
固。之。樂。事。哉。

首章

旨趣

一。氣。說。攻。以。庶。民。上。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亟。了。勿。亟。戒。  
於。經。營。而。子。來。即。在。不。日。內。非。申。說。上。文。也。作。臺。主。子。望。  
氛。稜。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玩。滄。精。神。節。宣。勞。佚。蓋。一。  
弛。一。張。無。非。事。也。經。始。只。喚。起。語。此。就。已。成。後。推。本。經。始。而。  
言。重。弛。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是。設。表。以。正。位。攻。之。勿。亟。子。  
來。俱。一。時。事。如。謂。因。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動。子。來。之。誠。則。驩。  
虞。矣。

二章

旨趣

圍。治。俱。承。靈。臺。言。臺。成。則。臺。下。之。圍。中。之。治。皆。成。矣。兩。

王在字重看有欣幸萬幾清晏意攸伏濯灑翫於物等光  
景俱就民情摹出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  
文之德及飛走各安其處如此麋鹿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  
不必進一層

三章

音趣 植木為虞橫者為柶加板于柶為業而案上刻畫其采色  
橫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鐘磬之小者賁鼓維鏞則大鼓大  
鍾列于東西序者於論二句串看於樂是樂音可樂亦非其  
地可樂只渾上言作樂于辟雍之可樂

四章

音趣於論二句雖以起下寔亦咏嘆無旁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  
能盡故又疊起言之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關  
後奏必自鼓始故聞達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  
未艾也矇瞍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即一游息中未必無  
矇史進視御替幾聲之意

碎義

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替御征行之扈從無所  
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  
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叙臺池苑囿而及辟雍學校極有

深意。

下武全章

**旨趣** 通詩以世德作求二句為主。繼先裕後。不得平說。蓋孝者  
 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求  
 德死未許為繩。武在今日為媚。茲在萬年為有佐。孝之分量  
 固如是也。武王以戎衣績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  
 看之于心。無分毫膠庖處。中庸達孝之旨。於此可參。  
**語脉** 人但知武王以武得天下。詩人特表其以繼先之孝德得  
 天下。此孝德可以先前。即可以裕後。

首章

**旨趣** 作下三章引子看。照在天看。下字義自見。單就武王身上  
 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世有哲王。以勗業言。哲字  
 已含世德。武王恢大統基。而曰配于京。其義可想。三后之神  
 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居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二者相  
 當。而無忝也。于京不甚重。猶言在京。與在天相應耳。註所謂  
 緒以心言。不專指業。

二章

**旨趣** 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作求內有參經。杖通常變多方

求合之意。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處尚多。至武王之  
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觀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  
作求之云。以述而兼作者也。永言配命。直是無一息不與先  
德相合。三后之德。總只是個昭事上帝。配命是作求喫瞭。  
處世德。原是天理。但據理去求。合着礼。有合着德。成王字者。  
謂此求德。一念與天下精神。意氣相融洽。而毫無所疑也。成  
字。在武王身上說。

三章

吉越式。本信來。就武王可以為式說。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永

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則純以心言。羨墻夢寐。無  
非三后。雖則亦重在武王身上。式與則正相應。孝思維則。是  
謂下上之式。雖則專在永言二字上見。

四章

吉越首二句。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之者。以王之世德作求  
也。故以嗣服咏嘆之。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  
曰應侯順德。孝便是德于先王。不泥不拂。便是順。永言孝思。  
語意與上章不同。上是推原。此是申贊。嗣服主業說。須根孝  
來。昭哉二字。全是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不止

是先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正應轉王配于京意。

五章

旨趣

昭茲來許四字兩截。此重在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後人也。下文句，緊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意。須提起昭茲二字重發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為人佐助者。只取之武王所以嗣服而足。但在能繩之耳。繩祖武。繩字不大着力。祖武原是為後世繩也。只如武之求德永思，便是能繩受天之祿。受之者孫子而所以受之者祖武也。

六章

旨趣

緊根繩祖武。來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諸侯來朝則率土君公皆周屏翰。故曰有佐萬年不替。維則嗣服之休，便是受天之祐。萬年此式之媚之者，便是有佐。此兩節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有聲全章

旨趣

通詩歸重安民。首章遷豐之由。下三章詳其事。五章遷鎬之由。下三章詳其事。文之作豐。德地忙迫。武王作鎬。德地鄭重。凡以為民也。各就本章詮克君意。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之意。

碎義文作豐而有迨先之孝盡子道處盡君道也武作鎬而有裕浚之慈盡父道處盡君道也美文王處稱豐垣美武王處稱鎬京於文王稱王后於武王稱皇王此詩人大有斟酌每節悉共其盡君道即迨每節意上見之然總不出安民之旨也

首章

首章有聲以王靈丕振神武奮揚言暗合伐崇作豐意通求二句一氣不斷觀成止急于求寧心也摸盡視民如傷之心非真有所求且觀也求寧虛上就欲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此便合容民蓄衆意

為下伐崇遷豐章本

二章

首章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即詢爾仇方之謂武功凡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別言崇者以功最大伐最後特言之為作邑張本伐崇即作豐也故云既伐于崇云云天意在除殘而伐崇天意在容民而作豐奉若天道故曰克君

三章

首章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体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只為武功甫定土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已於耳而寔非也末孝先

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如公劉之恩。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追是追而及之。意註來致。兩字勿泥。此節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非作豐之民也。王王也。追稱后君也。本稱

四章

首趣王公即安民之功。伊濯即顯承天命。光昭先緒。言即首章聲之駿意。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王功所以著也。四方二句。根此說去。四方就六州人心言。攸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惠解。懷保意。勿入諸侯字面。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慤。蓋文

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

五章

首趣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循水道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攸同與上別下。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倚賴意。此維辟便稟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豐邑豈能容之。

六章

首趣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提起另講。辟雍乃宅鎬中一事。以教



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講學行礼。又辟雍中。實事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辟雍為言。四自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其教化。思字重。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

七章

**肯趣** 通見武王遷鎬之不苟。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决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考卜上。蓋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爾。卜筮之道。必先筮于心。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

八章

**肯趣** 首章决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發出武王心事。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后人為事。昭謀即昭以安民之謀也。所該者廣講學建都。亦在其中。帝王視天下重。而其自為也輕。為萬世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語脉** 蓋君雖主乎天下。然人未有不愛其子孫。而愛天下者。願人君寔以天下為家。則未有不愛天下。而得愛其子孫者。故卜京之舉。為天下也。寔私其真。安于己之子孫也。辟雍之建。

為天下。私其忠義于己之子孫也。而天下因得藉其自固之謀。以安乎土地之奉。而享乎室家之樂。蓋情連安危之共。故動而相反。勢乘本來之寄。故愛而可同。此以知武王詔其子孫者。至大而固。其天下者。至親也。皇王悉哉。  
生民全章

旨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郊配之義也。有相之道。是通詩網領。本說配天。宜以天字為主。天異其生。天啟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

語脉。夫天何以生稷。知天所以配。即稷所以生。机誠不而人第

見周之生。于稷而姜。源始之則生之。故疑于不可知。死之端。又阻于不容。不已。而且降種。而且肇祀。乃忽尊一襁褓之倫。舉田疇中所耳目之者。荐于冥漠。遂視且聽于不見聞中。奇矣。以一祀蒸動如此。而生百試。艱危如此。而不死。即其生而口疇。手植。生不真。生之安。至其死。而騰霄。依玄死。忽享死之樂。問今日之天。與稷何以相知。宜問當年之稷。與天何以相切。昏墊之未平。水政方息。火行方中。阻飢之氣。日微于天。而降種之功。未播。肇祀之涼。亦未開。人食炭。艱天食亦然。餒吾乃知天之生民。天之生稷矣。天之下。以食為天。即天也。以

食為天。食顯為民生之日用。則成雍熙陰為豐潔之馨香。則成右享。故天日撫衆。必思所以食之。天無所以食民者。則天不安。天不安。則有因而憾天者。人日戴天。為忌。所以食之。人無所以食天者。則人不安。人不安。則有從而抗天者。知此。則知稷之可以配也。天之可以享也。今日之居歆。又可以速也。享不在今日。有當年生稷之心。固殷然享之矣。生不由獲武。有今日居歆之心。固居然生之矣。不然。無祖功宗德。以荐之天。則天為不曰。此不恪也。此匪類也。祇若負之以罪。愧之以悔。夫貽子孫。以慈惻。其可解也。被祖宗以罪。悔胡寧忍哉。

首章

旨趣厥初。生民句。喚起時。雖后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生我周人者。姜嫄也。受命之異生民如何。設為發端之詞。禮祀串說。以弗無子。古人常禮。非謂姜嫄心上。必欲如此也。歆震風。是三頃歆。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之後。風。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介。止。即郊禘之地。介。訓大。即上帝武敏也。止。即獲也。載震二句。猶言自此生育出來。乃自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相應。

附參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禘之候。獲帝武為泄高辛之治。嚴氏

以敏款為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異耳。

二章

**旨趣** 不拆副。即是無災害。正所謂如達。總形容生之易耳。以赫爾靈。正以此上帝二句打轉。上裡祀求子來。曰寧。曰康。總見上帝安享其祭耳。此是進述之詞。非姜嫄信得過也。居然只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人道。此詩即既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嫄時。則直以為怪異耳。

三章

**旨趣** 隘巷七句。總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于常人意。實之者人也。見并之異牛羊平林鳥之偶然而值者。即天也。故曰莫之為而為。今人却似天處。布置以待稷之至。反把寔事說幻了。排字以自遮。茫有字愛心也。會伐言伐木者。適至不果實也。覆防寒氣之下。侵翼護寒氣之上。逼去之使人得以收穫也。鳥不去。后稷不呱。亦天也。覃訏亦見氣體之異。

四章

**旨趣** 此言其有種植之志。重在志上。岐是容貌。魁梧疑是神采。竣發即蘄然見頭角之謂。口食又在南亩。后稍長之時。菽字。

貫下四句。此處全要識得事出于無心。天呈于有意。菽在菽而旆。菽未後而稷。菽麻麥而懷。菽瓜徙而嗔。見非夫人之種植也。况是洪荒之初。以就口食之日乎。

五章

肯趨穡。是天下生人之穡。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穡也。天地生成所不及。稷起而裁成。輔相之曰有相之道。泮水甫平。粮食方奏。天下蓋為豐草之區。芟而除之。有天地初開。人民始粒之意。方是草中之生意。初萌苞。是甲內之微萌。欲吐。種是甲已折而成芽。裹是芽附土而漸長。發則苗出土而將秀。則禾

成穡而吐華。受氣足曰堅。形味好曰好。穗則繁而下垂。粒則粟而不耗。此固苗生之序。寔亦人力致然。豐草黃茂。不同種。而黃茂之苗而秀。而實皆天道也。冰后稷不能精別其類。寔課其功。十寔字皆着力之詞。所謂有相之道也。維稷有功于民。如此有邵之封。正就酬其粒民之功。說世紀姜嫄帶言。但玩即字。亦與寔維姜嫄相應。而國統之始也。

六章

肯趣重提降種。蒙上即有邵家室而言。為肇祀章本有謂此章。總是教民者非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

築盛而寔盥盥故曰嘉種嘉種在黃茂中特抽出言之恒之  
四句皆民為之以供祭祀者祀無宗廟群臣不專指姜嫄肇  
祀自后稷時之祀七章之祀則今日以稷配天之祀也

七章

旨趣

誕我祀白。際承肇祀。來或春。四句皆為饒事祀以稼穡而  
肇此等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載惟而  
上是未祭時事取蕭而下是方祭時事謀是下奉祭之久惟  
是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為未合時而藝之使  
芬。旁達以求神于陽也。主內神言取瓶以較主外神言

以倫庶羞烈以寔薦豆皆以敬神不必泥敲戶蓋后稷義起  
之禮不須一一附會周制與嗣歲者興起將來使嗣茲歲所  
肇之祀也有無旁意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為往矣亦歸本后  
稷所昭上

八章

旨趣

此就當日郊祭配以后稷言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于豆  
于登非黍稷也。要以黍稷為主。朔奠宜時承上喚下之詞言  
上帝居歆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以  
稷之配之者當之也。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祖德上無

罪悔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於今為烈。所以後人格上之速。後稷之德不止于今。言于今者。就祭之日言之也。

**碎義**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

行葦全章

**旨趣**全以威三兄弟二句為主。首章設燕之端。下言燕禮之周。行射頌禱皆燕中事。未燕而陳設。既變而獻酬。飲食為歌。豈為射為祝為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窮。

所謂殷勤為厚也。俱根祭來。

**語脈**以節設宴禮樂之盛。三節行射以歡飲。末節頌禱以致情。此意雖不可不知。然王人所期望兄弟親戚在。以引以翼二句。不然則忘崇飲耳。

**碎義**子姪兄弟其初固先祖一人之身也。孫行于廟。不忘其本矣。而燕不行于寢。何以申此一本之情。今設行葦之燕。先祖是聽。不有以悅懌乎。

首章

**旨趣**以行葦今有生意。但懼其害。與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

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  
此也。戚者戚○，根○祭○畢○而○燕○上○未○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已也。就父兄耆老中。自  
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述。一正一反。一意不遠。便  
述也。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此。禮記仲  
秋。養衰老。授几杖。二或字。宜玩正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  
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  
語脉。蓋兄弟各守藩服。勢不得。不遠。而廟祭時舉。若假以聚會  
之常期。當此時。而几筵不設。是昔遠以迄。而今遠以心也。何  
以伸一体之情。兄弟以時聘會。勢又不得。常述。而營事職修。

若予以家庭之良會。及此時。而几筵肆集。是不述以迄。而寔  
述以心也。庶可薦宗盟之好。此非予之能厚也。兄弟之間。聚  
之時。常少。散之時。常多。既幸夫時不可失。而散則欲其聚。則  
思其渡散。又惧夫樂不可常。戚之情。自有不能已者。予  
睹彼行葦之泥。而重有感也。

二章

旨趣。肆筵二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醢醢三句。飲食  
之盛。或歌一句。歌樂之盛。都要點祭餘意。鋪陳品物曰。造。藉  
藉曰。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加几于席。使有所憑。設席授几。



搃一肆筵。非三件也。得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礼所謂更僕。或  
献二句。重到主人身上去。盖献以致賓之酢。洗爵渡酌以致  
賓之奠也。洗爵以示不褻。奠筭以示有終。爵與筭只是互文。  
舉脾臠二物以例其餘。此見物無不備。非加献之外更設礼。  
僕人掌四豆之寔。凡歌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學  
亦是舉以該衆音。

三章

**旨趣** 四餗既均。泛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孰飲  
也。四餗如榼。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中。又序其敬與否。以論

德飲也。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  
洽賓主之歡耳。

**語脉** 我思澤宮。選士射礼。嚴而射者之心亦嚴。孰與今之以射  
行酒而簡雋。親德之外。别有懽娛者乎。乃知戚之射。之射。之射。  
自和我更思入奏。燕私燕礼。盡而飲者之法未盡。孰與今之  
以飲行射。而洗爵奠筭之飲。别有献酬者乎。乃知戚之飲。  
飲情倍洽。

四章

**旨趣** 曰魯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奠以膳。夫為献主不同。以尊

二〇句映上二賓字

尊親也。燕將畢而猶醕酒酌大斗者情無已也。酌大斗際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人老則知易昏。故言引行易情。故言翼要見相與以交修意。壽祺壽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既醉全章。

**旨趣** 祝願大意見于前三章。后雖徵諸尸告其寔。父兄意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祚胤萬年。令終即永錫祚胤也。無兩層語脉。前言景福昭明融朗。即後之子孫天祿景命是也。前言萬年令終。即後之永錫是也。要着做字。令字與類字皆訓善以

此而告謂之嘉。

首二章

**旨趣** 醉酒二句須會前篇意發之。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王祭宗廟旅酌下編羣臣至于美爵。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飲為恩。而一燕中殷勤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只言其久。不作壽說。正下文令終意。景福自其亨嘉和順言之。昭明自其光明盛大言之。照後胤祚虛發。

三章

**旨趣**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無進盛意。昭明有融高朗。

既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

而皆以福言者。融以大言高朗。以高言朗。虛明也。高則其明。虛朗字。昭高字。非兩同意。成之萬年。即是令終。現今有此。便是有做始善。則萬年可知矣。言令終而即言有做。見無終日也。嘉告在前面祭時。此引以証已意。必曰公尸嘉告者。見非醉飽之溢詞。臣子之私願也。

四章

旨趣 自邊豆靜嘉句。至孝子不匱。皆叙其事。見有所以致福。非即福也。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只叙之以起下文。勿重講。靜嘉自邊豆中所

薦之品物言。將祭之先。並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亦謂之朋友。攝佐者言相檢束。以助祭也。此威儀以朋友言。下威儀。孔時以君言。

五章

旨趣 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不匱者。誠心始終如一也。洗爵酌尸之後。以然祝祭。迎尸之始也。蓋祝為嗣子奠酒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酬告成之後。其誠易竭。惟不匱為難耳。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相類。含下祚胤意。

六章

青趣室家之壺見疑承之地。淵而遠。秘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  
郭亦可醜也。高明之瞰亦可惧也。那能承得福祉言錫類而  
又言室家之壺已含有祚胤交互意。故下章遂互言之。祚胤  
原不可分之。非所以為福也。祚胤已然。事重在永錫。

七八章

青趣言其胤維何而下寔言錫祚以胤。非祚無兩藉也。言其祚  
維何而下寔言錫胤。以祚非胤無所托也。祿即是天命萬年  
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  
要打轉今終者

命上。釐爾女士二句。童子孫上。孫子無窮之稱。直管到後世。  
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鳧鷖全章

青趣繹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之明日。煖其酒食。以燕尸。如漫  
祭也。賓尸以賓禮。燕尸也。尊尸之所以尊神。公尸祭時象神  
似勞。此詩款于祭之明日。只是勸其燕飲便了。

碎義

與意各止。一向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流下漸  
至于高。不常處也。以與滄其所為。興寧照為尸時款。謹不  
安言今日之酒。有即前裸將之餘。滴燔炙之餘。羞也。方見澤

祭之意。福祿就燕飲作賓。渾。說時方燕尸。豈得即歌其燕。享為福祿成者。諸福畢至。謂福未成。就之也。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宜是順適意不止。以昨日之尸。宜為今日之賓也。為是扶持翼相意。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福祿降于其躬也。尊以賓位曰宗。于宗之福祿。就廟祭時。妾請言是起下之詞。重在又承燕飲之福。上飲之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后報。只汎說言。今日福祿之隆。可保于永久。非言其後日為尸。

假樂全章

首趣頭。全德二句通詩主腦。下三章段。與此相照應。子孫

世有全德。世之治安。正王者之福也。

語脉。感世維美。不忘規。然只開之叙述。而其意自在。如首章言

嘉樂君子。以顯德受祿于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君子之

心揚屬之也。保佑命即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無已也。已該

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也。子孫又百福中最大者耳。子孫難

不多。而千為億。為子孫難共賢。而穆皇為宜。君王為子孫忠

愆。志忘以壞舊章。而率由為威儀。抑。則歲者可知。德音秩

無怨惡曰不解于位。供頌中。高規。

秩則蓄者可知。無怨惡以率羣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受無  
疆之福而長享四方之綱。宜矣。然且君總攬以蒸其臣。進  
規以勗其君。都俞之中。不忘吁咈。以太平極治之休也。

首章

旨趣

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即洞開重門以照八荒。  
意故全德曰顯。宜民久正是顯。慶宜民照下綱紀四方。  
者謂政教善也。宜人照下率由羣匹。看謂舉措當也。人民咸  
宜。即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  
作已然之福。看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申之只是常

保佑命耳

二章

旨趣

有干祿之道而得百福。自求多福。在我有以致之也。根申

字說下千億不止。就一世言。敬者德之聚。則有幽深玄遠

之意。故曰穆。美者德之充。則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

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最人所難。傲故易。愆最人所敬。

憚。故易忘。有敬美之德。有無愆忘之敬。不愆忘。有能率由矣。

舊章。本先王令德。著為令典者。宜民人之善繼也。此正宜君

王寔事。下二章專說宜王。

三章

旨趣威儀德音本德來威儀德之隅也德音德之興也抑者  
 隱顯一致秩者終始不渝人情相梯則怨生相反則惡作  
 此人主與群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英主粗  
 翹之說或見憎于自賢此念未除賢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  
 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無此意自能率由群臣受福無  
 疆言廣不言久緊連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在維係一  
 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

四章

旨趣之綱要承上末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  
 綱張則目自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及正  
 以安民及之也媚天子全在不懈二句除却順治別無慶效  
 忠君燕臣媚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  
 怠荒而已詩所以終于不懈云蓋皋陶賡歌意也民之依  
 堅謂民之所以堅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  
 說

公劉全章

旨趣章首各冠以萬字須提出作領思輯用先句是一篇骨子

止基迺理句。是一篇血脉。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止基以上。總其始。迺理以下。總其終。

**語脉**

開創之君類不欲以迄小自處。雖在一隅。有曠然四海之意。而其制特祥于厚民。若公劉之遷邠。其間原隰之宜。畝官之制。燕享之節。君宗之統。皆有以耀其良法。而儀于後世。若夫兵農之政。開利害之端。壞賦之財。出軍國之儲。君民所有事也。公劉分土之辟耳。兵易名而為三單。田易實而為徹。糧意固已遠矣。然邠雖允荒。民無幾也。使厚民之畧。狹小千室。過蒞鞠之居。非公劉之隱念矣。蓋邠猶偏守之地。遷此者往。

進有所圖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是又可以啟行矣。其後數百年而豈爰有遷岐之事。

首章

**首趣**

公劉厚民。全在思輯兩字。凡人處患難而懷安。萬無振奮

之理。故匪居匪康。不獨在西戎時為然。即遷邠依京。何非此

念。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寔。用力處。場疆率民以治其田

疇也。此時微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界溝塍等語。積倉造場

疆出裹糧。又造積倉。出思輯用光。遷國念頭如此。豈但避狄

而已。予夫二句。形容遷國時聲靈赫奕。防衛森嚴。本意原不

詩經

大雅六卷

六三



重○足○兵○上○廼○字○爰○方○字○俱○透○露○厚○民○意○者○一○方○字○見○不○如○此○  
富○足○不○敢○輕○行○也○

二章

昔○趣○此○相○國○都○之○大○勢○於○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字○見○不○遑○寧○處○  
以○奠○民○也○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宣○皆○相○土○時○逆○遷○之○  
民○如○此○正○后○章○于○邠○斯○館○時○也○陟○則○二○句○正○所○謂○胥○原○既○  
逆○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陟○則○復○降○口○氣○相○應○見○上○  
下○山○原○坂○履○之○勞○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土○時○所○佩○者○童○  
躬○親○上○不○重○大○事○武○備○意○

三章

昔○趣○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大○勢○此○是○定○都○邑○溥○原○在○百○  
泉○之○側○逝○百○泉○者○遍○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勢○也○此○自○下○  
審○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岡○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察○丘○之○  
地○勢○也○此○自○上○矚○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  
矣○曰○京○師○之○野○則○邠○之○都○枕○岡○而○依○京○面○泉○而○據○原○也○四○曰○  
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見○此○為○風○雨○之○交○陰○陽○之○會○於○此○無○  
一○不○宜○也○亦○見○即○于○此○時○舉○之○不○待○永○日○也○處○上○四○項○以○安○  
身○待○賓○施○教○令○儀○政○事○分○看○

四章

昔趣總。是落成一燕。而下承以殫濟之儀。上統以君宗之禮。主國之初。名分秩然。亦輯先之一徵也。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兼同姓異姓。言曹者。群牧之所。宰者曹之一處。執豕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后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君統異姓。宗統同姓。自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模在。

五章

昔趣東西為溥。南北為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

其能廣長之也。曰既溥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灌溉。有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曰既景。既景三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煖。使種植各識土之宜。微字始見于此。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軍。是賦法。所以足兵。微是稅法。所以足食。皆蒙土田說。要見是息民不盡民。以為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亦即此意。山西曰文陽。以至夕始得陽也。此二句。推廣言之。兼有關荒義在。然亦不外上文意。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

六章

青趣通叙前遷邠事止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脉于邠斯館  
追其始也涉渭欲取材以作宮室為亂所以涉渭非取材以  
為舟也涉渭所取者多屬鍛皆在所取之中非但取材木也  
鍛以制器屬以磨器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爰  
衆則止基之終事迺理第四章授田事爰有則迺理之終事  
爰衆視向之庶繁者為益多爰有比向之積倉為益盛夾其  
皇淵二句止是爰衆而包有在其中西面相對而居曰交一  
爰云為之言力也水內曰蒔水外曰鞠  
面相連而居曰邠此猶在既漕且長中為鞠之即則度其父

陽矣觀止旅乃密二句此時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有  
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肇于此矣

澗酌全章

青趣本意是欲王有豈弟之德以保其民重豈弟意言行潦挹  
彼注此則餽餼可也濯壘可也濯溉可也豈謂濯壘濯溉可  
以終餽餼耶

語脉故有行潦與有酌行潦之人其必有所及矣有王與有王  
之豈弟其亦必有所及矣始信豈弟者君與民交相及之一  
脉也且夫先貴而後賤者物之報也每况之於下而愈知乎

上者。權之微也。是故王者之于民也。其豈弟不能即及。而先有以見其端。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竟內者。天下之象也。蓋動于其本。受于其始。而知大澤之將至也。物之及物。且然而况王乎。故王者之于民也。其豈弟不能盡知。而當有以示其德。罰自上而下。以明無有不罰也。賞自下而上。以明無有不賞也。上言所恩。下言所息。而知天下莫不至也。物之及物。且然而又况于王乎。

**碑** 與意取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洞酌彼茲。

四字宜玩。正。朕君民之懸隔。賴君之樂易。民之休戚。終倚以相通。宛如父母。豈弟自是。近下愛民之意。思全以德言。不必泥強教。悅安。注脚為民。父母重在戒去。父母乎。民不重民。戴為父母。攸歸。是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攸。堅賴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卷阿全章

**音** 趣。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小人已伺乎。

其傍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軸。無以保治。君康公極其憂危。故賦此歌。諷王求賢。而詞巽。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

明良節廟山林一時生色。

語脉用賢保泰固是主意而只作賡歌語氣發之前四章三甲

爾字已指游賢自輔但渾含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

福祿所以可久者雖然露矣由此說賢人原自効忠又說到

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

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

首章

首二句標時地之勝勿對遊歌亦串看來游而來因歌而

失音若無意于缺規者然失音與篇末遂歌相應中間包許

多意思而尚未露只云以歌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失音  
要得盛時賡歌氣象而君臣交傲意

二章

首趣泮真二句根上遊歌來泮真是逍遙閒散意優游是遊容

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感之休非休息也 意謂此

爾之游也尔之休也未必其似先公也俾爾弥尔性不是壽

考亦不止令終有保其天和意思暗照修德看錫命是天心

弥性是人功故不曰命而曰性俾字甚有方便含下修德用

賢意首只是終似先公首則善終也

三章

**肯趣** 版章者。幾旬要荒。倬然分明。無或侵陵。奈亂也。孔厚承此。說是其固不板意。此中就有主百神意了。主非徒為祭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四章

**肯趣** 受命長。只說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看尔字可見。第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為安享太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語脉** 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一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

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那性意。所謂俾尔弥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復以賢之當用告之。

五章

**肯趣** 上章說到此。不必際。推原少和予之氣。只說得賢自輔之益。便是馮翼孝德。弥性之資也。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無所不備。此本先公培養。來以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后所謂使且命也。如不以則馮翼孝德。將如之何。亦言外意。為則以德言。

六章

詩經卷之六 大雅之卷 六九

言起語云德之則四方者何如直造德說起不後纏用賢蓋  
即以上上章意也顯印二句亦蒙上為則來顯印是德之外  
形如圭璋是德之內蘊令聞德之音也令望德之隅也顯印  
圭璋聞望弥性之驗也一人建極天下歸之正如象紀統于  
一綱之即所以則之也

七八章

旨趣承上言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效忠之忠取興  
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睹也吉士吉人  
印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天生吉士以待王用故

曰王多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末言賢之可用  
者無限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言外就見王不能使則無  
可奈何耳媚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為綱也媚庶人者  
囿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庶人即以忠愛天子  
原非兩事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九章

旨趣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二句作一句讀高岡鳴鳳盛  
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望  
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疊上言生朝陽者如此

其盛鳴高同者如此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取喻奉羹全在德上與下章各開說奉羹二句朱子因文似與下不接而羹啣轉韻可與下叶故杜作興意恐詩家無此体况比意與下自貫作者不必泥杜

十章

旨趣

既字且字意在言外車馬而公之用賢駕馭人才之軌物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滅德之虛器也曰庶多曰閑馳無非諷王善用之耳車庶而多豈獨可以供宸遊馬閑而馳豈獨可以脩法駕夫有所以用之者未明言其事而遽及于失

待賢意未明言注其意若旨句極是

歌使恍然得于意言之表不多字維字奮下可味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

附泰

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于漢文陸贄之于唐德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或反為人主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勞全章

旨趣

全重相戒安民去小人是關鍵詩人傷勞民之不可耐小人之不可再繼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排側之意見乎言外各



未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皆此意也

**碎義** 小人乃無良之人其言僭奴其惡固極其狀醜厲其用心

繼續先用詭隨悅君以盜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凡

居高位者無不樂軟熟而惡剛方沒古小人未有上不媚至

而下能虐民者故此言過鬼虐章以無假詭隨冠之民勞

國壞而篡奪乘之皆詭隨之人為之也此等机局極宜參透

**語脉** 去福必于其本去之其本則速盡修福必于其源修之其

源則速起為今之君計未有急于去小人親正人也去小人

則害人之法可消也去小人以親正人則修正之道可復也

蓋事有不為無不可為之時使早為固之固無今日之勢使

及今為之必全異日之安功有不立無不可立之入使自居

為之固有大竟之易使大臣為之亦非拔山之難但在勉強

而已矣夫任大者其責重職親者其憂深若之何可泄也

首章

**首趣** 民勞燕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蘊息之亦字沈可字際相

呼應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沈曰小皆不

敢過望之詞京師慶諸夏之中故曰中國屢言中國見小人

濁亂在朝廷也看惠字以緩字勿泥先后為治次第自如此

無從者見必退。必遠明以燭之。斯以遠之。此中有檢束而不敢恣沮抑而不敢動意。無良之謹。寇虐之過。總是此意。惜不畏明。際頂上句說。奸邪橫則有惠澤而不得下究。無從詭隨而柔能之略。可徐布也。王室言定者。民惟邦本。固邦寧。

二章

昔趣

民述通中國四方之民。說巧言利口。變惑主聽。曰。憚歎如。事事爭功。起彙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爾勞。況就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

三章

昔趣

罔極有檢。惡不悛。意作惡。播惡于衆也。看惡字。且窮其隱。惡敬慎二句。直以去小人的。擱柄全屬之身。蓋小人亦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儀不慎。則君子先望而去之耳。故須敬威儀。近有德而后。戎之。營壘固彼之窺。觀潜消。觀下。篇小子。焉。則此人必侮慢。自賢者君子。安肯為用。故以慎儀。迄德言之。

四章

昔趣

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則民憂盡寬解矣。正以紀

綱法度言。戒雖二句。直以禁奸之擔。優之。使不得弛也。以一身之榛。從。閑。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五章

旨趣

小人惟無從之耳。一假將反為小人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即明知之。而蔓延膠固。莫可誰何。故曰。繼。德。正。反。甚。于。正。敗。止。于。殘。廢。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玉。汝。當。自。玉。也。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又。反。復。言。之。故。曰。大。諫。

板全章

旨趣

詩詞刻責僚友。意主戒王安民。是一章要領。言天正惕其為民也。出話為敵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本。章首。造。天。度。說。起。故。末。節。亦。以。敬。天。結。束。

首章

旨趣

通詩大旨。括于此節。首二句。是已。然。事。出。話。四。句。則。致。變。之。由。也。出。話。所。以。宣。其。猷。即。下。章。辭。字。不。然。字。即。孟。子。心。能。懷。德。意。之。所。同。然。字。為。猶。是。出。話。主。意。凡。入。心。知。有。聖。人。猶。依。傍。名。教。而。不。敢。盡。悖。今。既。自。是。冥。行。何。依。據。之。有。故。曰。管。不。寔。于。直。連。自。己。猷。為。的。念。頭。全。是。虛。偽。此。四。句。一。步。進。一。步。

遐想其時朝廷之上剛愎悖逆不信善類不念民隱惟口是出故天人交交畧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棹承之曰猶之未遠玩下文曰輯懌曰囂曰曰夸毗猶之不遠又于話之不默中見之大諫直管到底有目擊時艱不容嘿嘿意。

一章

旨趣難者艱難而不易處歟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總就民之不洽不莫上見憲允言無此皆懲往戒來之詞者謂號令乃朝廷金謀開切廟謨國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

輯謂調劑勝而不拂與情懌謂歡愛多而可通衆志此全是為獸念頭藹然知有民不知有已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合擾者以定也

三章

旨趣

曰輯曰懌不過一及其不然者而已洽矣而已莫矣見非難事也但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與聽之難故此節以不可不聽動之是時難且歟者在上不洽不莫者在下豈是緩固豈是迂論而聽我囂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為嘆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之以見不告猶詢芻蕘

猶聽况大諫乎。

四章

旨趣灌。即上我即尔謀也。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直  
款入其耳而沃其心。驕。舉之高貌。是驕玩之意。以驕。當  
灌。使老成深慮。全沒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多將必然  
之詞也。此以聽言之禍。懼之。

五章

旨趣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寔是責教之。自矜以  
人曰夸。雷同以附和曰毗。大言夸人。必有譎張凌厲之態。諂

言毗人必有小遠除之戚施張則善人之氣結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卒迷。  
人見他如此。安所復矣。其謀直如尸之無言而已。夫今之民  
怎樣困苦。有人焉。葵度其所以然。庶猶可洽之。莫之而今使  
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亡咨嗟。而竟孰有順其  
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用事。如相容得。  
夸毗意極閼切。

六章

旨趣昏主立于上。夸毗煽于下。惡俗成矣。有悖逆之心。又有携  
散之勢。牖民正欲澄其源也。人心之虛靈。雖昏于欲。而本未

之覺性猶在。故雖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自有覺焉。即此空  
隙之中。而其体已洞然矣。庸民孔易。猶在天之開。民上說。以  
上化下之易。又只就上看。出墳荒以教相應。圭璋以形相合。  
取携無益。蓋賦于有生。其理既備。庸民于既生之後。不過開  
其蔽。渡其明而已。不必渡益之也。四句皆易之形。似多辟困  
極之後。流而放僻邪侈也。民僻不可更教之。僻則裁不立。僻  
而民之不僻。可知已。不然。不遠是渡。立僻以導之。

七章

音趣 介人擅德為大。師合衆為大。邦是為外重。大宗足為

內重。介入德望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非藩而何。大  
師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伍軍師。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  
奠居方岳。故維屏大宗。勳閭之舊。支葉之蕃。是以聯合衆心。  
故維翰懷德。只念王不忘。修德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福胤。  
不生。故維寧宗子。義同休戚。可以寄心。替而禦外侮。故維城。  
休雖六開。意重修德。無但城壞。合本懷德。來德正立。僻之反。  
兩無字。是着力字。可畏。即在獨字中看出。

八章

音趣 終之以畏天者。蓋欲無自主。辟無俾。城壞必時。存一畏

天之心也。心稍玩忽，不畏，即立辟矣。即德不修而城壞矣。人主於獨居之後，而畏，孰若檢于出往游衍之天，而畏天怒。天喻，總承上板憲，厥憐說戲，渝馳驅，即上不然不遠，管憲。世下器下，蹻下，夸毗等意，但上而無然，戒詞也。此而無敢，寔事也。戲豫侮慢也。馳驅放恣也。而無敢字，正是敬。上無然，謹乃無為夸毗，無自立，辟無俾城壞，幾個無字，正不敢之意。但至末節，始申出言之，謂此乃敬天之怒，敬天之喻也。

